

周末聚焦

周末济宁故事

济宁：古任城“尚德”文脉举要

任诚文



济宁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也是儒学文化的发源地。这里有着独特的七千年至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。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关于“道德建设工程”的新视角，聚焦济宁所在地古任城特有的“尚德”文脉，必将更有裨益。

羲皇吾祖：“嗟我中华，厚德渊源”

由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编的《山东城市特色文化丛书——济宁，髡是味儿》中开篇说：“‘任国’这个上古的地名可能没有曲阜、兖州那么让人耳熟能详，但确是济宁这座城的源头”。

书中说，据考证，距今五六千年前，今济宁一带就散布着众多的原始村落，居住在这里的“有仍氏”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。夏朝时，济宁城区一带称任国，一直延续到商周两代。秦统一后改称任城县，五代时期称济宁，北宋时期称济阳郡，到元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升为济宁府。所以，济宁民间有句流行语：“先有任城县，后有济宁府”。

济宁历经数千年沧桑，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。大量文献记载，自原始社会末期至今，济宁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达5000年以上，且故城中心没有大的迁徙。

清乾隆《济宁直隶州志》载：“任，青帝之墟”，即东方太阳大帝太昊伏羲之故里。现今矗立在历代官方祭祀场所——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台的任城宝鼎，在鼎文中记载了古任城的悠久历史，以及任姓起源。邹城郭里的太昊伏羲祖庙遗址、微山两城太昊伏羲陵，均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都见证着济宁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、人文始祖故里的荣耀与骄傲。

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，曾在其《伏羲祭》中，祭颂伏羲“羲皇吾祖、龙脉绵延”，又颂始祖“嗟我中华、厚德渊源”。古任城人从文明初萌的远古时代，繁衍生息至今，骨子里就承载了始祖“大德尚德”的基因。

史料记载，今天的任城是由古任氏民族演变而得名。古任城位居邹鲁地区中西部，古泗河流域的腹心地带。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起，就已进入“锄耕农业”阶段。经太昊伏羲氏族创造的大汶口文化，迨至龙山文化即夏王朝产生之前，就进入“部落方国”时代。

在“族、地、国”三者体制混沌、“家国同构、族政一体”的漫长时期，古任城（任国）就是伏羲

后裔“有仍（任）氏”建立的部落方国，从而较早地跨入“国家文明制”的门槛。最早文献当推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一年》载：“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，风姓也，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，以服事诸夏”。从此也不难窥见圣地中华祭祀文化的久远而深邃。

夏·少康中兴：“太康失国”为鉴，养德立志复国

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，夏王朝时期的“太康失国”与“少康中兴”，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，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出“养德”之重要。

夏第四任（第五代）君王姒相妻后缙，在战乱中怀孕投奔娘家有仍（任）氏度日。生下遗腹子少康，以“太康失国”为鉴，培育他养德立志复国。

少康长大成才后，做了有仍氏的牧正。联络周边部落方国，组织夏后氏遗民金乡的靡等合力，一举夺回失地，恢复了夏王朝，又举国力修建了有仍国，以报答母亲养育德教之恩。这就是史上有名的“少康中兴”。

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金乡卜集“郛城堆埫遗址”，以及济宁市博物馆在该遗址发掘的大批文物等，均为该历史事件的见证。新修建的任城西北少康湖休闲度假区，也是当代济宁任城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追溯与敬仰。

商·《仲虺之诰》：“顺天应人”“德日新，万邦惟怀”

《尚书·商书》中的名篇《仲虺之诰》记载，“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垂裕后昆”，就讲述了大德的重要。

仲虺是商汤贤相，舟、车始创奚仲之后，姓任，又名莱朱，史学界称仲虺为“创建革命理论的鼻祖”。他以“顺乎天”“应乎人”的“顺天应人”之道，辅佐商汤之政，常以“顺天应人”之“大德”，提醒商汤王“佑贤辅德，显忠遂良”“德日新，万邦惟怀”“钦崇天道，永得天命”。

据史学界权威专家解读，《仲虺之诰》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商汤革命的合理性：一是讨伐夏桀是遵照了上天的意愿，为了拯救老百姓。这就是“顺乎天”。二是称赞商汤的品德高尚，深受百姓爱戴，与夏桀形成鲜明对比，这就是“应乎人”。三是商汤革命是为了恢复大禹王创立的合理制度，而夏桀恰恰是破坏了祖上的制

度。更重要的是，《仲虺之诰》从根本上回答了“革命成功以后要怎么做”。

在商汤有些闷闷不乐时，仲虺劝勉商汤，要显扬大德，对黎民建立中道，用义裁决事务，用礼制约思想，把宽裕之道传给后人；要佑助贤德的诸侯，显扬忠良的诸侯等等，从而建立起“顺天应人”的昌盛政权，并一再提醒商汤，敬重上天这种规律，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。

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朝代更替，不管是刘邦推翻暴秦，还是李世民推翻暴隋；不管是朱元璋推翻暴元，还是洪秀全要打倒腐败的清政府等等，都没有脱离仲虺“顺天应人”的“大德大道”。据考证，历代敬奉的捉鬼门神钟馗，原型就是仲虺。人们赞颂他生而辅佐商汤革命成功，死而化身为捉鬼的门神继续革命。

周·一代明君：“惟德之行”“大任教之”

中国历史发展到周朝时期，与济宁·古任城有关的历史大德名人故事很多，集中反映出行德的重要。

第一位便是中华胎教先驱、著名的周室三母之一的周文王姬昌之母太任，又称大任。她是商朝末期贵族任氏挚候的二女儿，品德优秀，端正严谨，庄重诚敬，凡事合乎道德方为之。她与周君主王季一起，在国内大力推行德政。《史记》《诗经》《列女传》等文献中，均有“维德之行”“端一诚庄”“德贤妇人”等赞誉。

《历代贤后故事》里所描绘的太任，勤俭厚德，常亲手采摘织布的原料。《史记·周本纪第四》载：“季历娶太任，皆贤德妇人，生昌，有圣瑞。古公曰：‘我世当有兴者，其在昌乎？’”

《诗经·大明》载：“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，天难忱斯，不易维王。天位殷适，使不挾四方。挚仲氏任，自彼殷商，来嫁于周，曰嬀于京。乃及王季，维德之行。太任有身，生此文王”。

《列女传·母仪传·周室三母》中载：“大任（太任）者，文王之母，挚任氏中女也。王季娶为妃。大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维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能以胎教……而生文王。文王生而明圣，大任教之。以一而百百，卒为周宗。……则生子形容端庄，才德必过人矣”。

从前面夏后缙氏对少康的悉心培育，到这里的大任胎教文王，这都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，以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。

春秋·圣贤辈出：任城任子，“礼乐尚德”

任城先贤任子的经典名言“德为福根，恶为祸门”，世代流传于民众之间。在儒门诸多圣贤中，任子尤为主张“王者尚德为王道”的思想，也一再阐释“礼乐尚德”的学说。比如“以身度律，以律制器，身若不善，祸乱方兴，不可言乐”“君子以作乐崇德，德之崇也，乐有由始也”“德为福根，恶为祸门，去恶积德，终身胜人”。

近年来，在济宁市委宣传部及任城区委宣传部指导下，济宁市儒学与始祖文化研究指导中心会同中国孔子基金会、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，在（曲阜）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“中国任城任子文化论坛”上，曾对儒门七十二贤之一的任子“礼乐尚德”学说予以研讨。与会专家学者认为：在东方圣地济宁，应浓笔重彩地大书特书。期间，相继联合编辑出版儒学新著《任子》，研制摄制发行了中华历史文化外宣纪录片《济宁·任城与任子》等。2022年研创编排了世界非遗古典舞台剧《济宁·古任城赋》，意在引起海内外对济宁·古任城特有而丰厚的始祖文化资源的关注。

至于先贤任子，据史料载，自黄帝起，其六十三代孙任愷，娶南宮氏女。周灵王二十七年（公元前545年）三月生子任不齐，字选、子选，儒门高才异能门徒之一，曾游学曲阜，师事孔子，身通六艺，礼乐尚德，精言礼，尤邃于乐。孔子卒后三年（公元前476年）回桃乡（今任城西北房葛铺）。楚聘不应，曾作诗传，后有《礼纬注》《乐经》《逸语》。七十七岁时殇于家，葬于桃乡（今任城二十里铺段街）。

后人对任子“礼乐尚德”思想，及其“礼乐”学说尤为推崇。唐封任城伯，宋加封当阳侯，明称先贤任子。南宋高宗任子圣像刻赞：“任城建伯，其表曰选。淑闻雅驰，才华清远。竟展力行，爱日勉勉。孔教崇崇，令绪显显”。清高宗《先贤子》赞：“任子楚产，学于齐鲁。加行圣道，动守绳矩。淑闻扬休，才华标举。沅芷汀兰，芳生艺圃”。

国际儒联顾问委员会委员、著名儒学专家、北师大董乃强教授，曲师大教授骆承烈等著名学者，围绕先贤任子的“礼乐尚德”思想，相继有《任不齐与（任子）书》《任子学说与当代青少年美德教育》《任子书与孝文化》等专著问世。从修身处世之道，如仁德笃学、忠孝为本、言出身行，以及从政治国之道，如尚德王道、重贤育才、赏罚分明、礼乐教化等方面予以阐释，对新时代全社会文化自信自强，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。

济宁任城人为传承任子“礼乐尚德”思想，相继在先贤任子祠周边配建了“四德桥”即正德桥、顺德桥、建德桥、广德桥，“两德街”即东西向大德里街、南北向承德胡同。不少学者把济宁驻地任城称为“尚德任城”，也无道理。

位于济宁市任城区刘庄古楷园的任子祠堂遗址，尚有2500余年的古楷树，仍枝繁叶茂。她见证了济宁·古任城悠久的历史，也佑护着伏羲后裔嫡孙对尚德思想的赓续与弘扬。



他乡纵有当头月，不及故乡一盏灯。那年的年二十七，我依旧回老家过年，是从北京站启程，到兖州火车站的绿皮火车，而后再换乘长途汽车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车次1461，发车11:55，到站20:23，运行时间8小时28分，硬座80元。

幸好兖州有一位做企业的朋友，他在北京参加北大企业管理总裁研修班时，我们有缘认识。他们是一家实力雄厚、管理先进、经营覆盖面广的现代人工智能制造企业，针对企业的发展状况，他敏锐察觉到市场的变革趋势，不断夯实可持续发展的根基。因而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创建学习型现代企业。

那位朋友体格健壮，为人热情，善于学习，勤于思考。我们一见如故，他老乡长老乡短的对我也异常热情。他回家后也是嘘寒问暖，一直电话不断。

一次偶然的相遇，让萍水相逢的我们成为好朋友。他不止一次地说，过年回家时一定要联系他，还要请客为我接风洗尘，让我感动不已。于是，我特意买了几本书，当作送给他的新年礼物。

好像刚从北京站上车时，就已飘起零星的雪花，气温也随之骤降。一路走来，车到兖州时，已是鹅毛般的大雪从空中飘了下来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像银花，似白蝶。

瑞雪兆丰年，见老家如此好兆头，我不禁感慨万千，顿时诗兴大发，来一首咏雪诗。大气一点的，如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；充满历史厚重感的，如杜甫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；诗风清丽的，如祖咏的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”。

下了火车，望着雪大路滑，我有了不急于回家的念头。即使打车到家，也差不多半夜了。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忧，我索性在火车站候车大厅过夜，等明天一早再回家也不迟。

俗话说的好，下雨天，留客天；下雪天，也是火车站留客天啊。见大厅里那些大包小包的行人，因大雪阻而却步的比比皆是。他们或许和我一样，既是四海逐浪客，何必风雪夜归人呢。何况，我很有先见之明的带了几本书。

如果没有旅伴的话，时光是漫长和枯燥的，人也显得忧郁和沉默。而有书相伴，书亦人生，人生亦书。还是各种不同的版本的书，诸如：快乐、苦难、坎坷、执着、豁达与浪漫人生……无不是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折射。

眼前一个个回家过年的旅客，又何尝不是一本书？有的带着归途的疲惫，一脸愁容地蜷缩在角落；有的分享着所见所闻，高谈阔论，一脸兴奋；还有的闭目养神，梦中有谁呢……

在嘈杂的大厅里，我想先把那位朋友的书送出去，让他读书过年。但我接二连三的电话打过去，不知为何始终无人接听。从北京出发前，曾发短信给他，说他大约几点到兖州，请来一聚。

不得已，我只好再发短信，半天才回复说，家里有些事情不便出门，安排其弟弟来取书，并发给我一个电话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那位朋友的弟弟赶到，说了几句感谢赠书的话，又匆匆消失在雪夜中了。

没有见到朋友本人，我心里空空的有点失落。在我返京后，再打他的电话时，已是空号，可惜至今没有联系上。

看自己喜欢的一本书，不久就进入读书状态，不断地净化自我的灵魂，涤除自身的污垢。在书里找到某种激励自己的力量，时间过得快速而有趣，充实而满足。

蓦然发现我身边有个小伙子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半天了，黝黑的一张脸，不知是否旅途劳顿，眼神中有些迷离，都是夜归人啊。我看书也累了，忍不住想找人聊聊天，倾听一下别人与众不同的故事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

我于是问他这是去哪里，在哪里打工，收入怎么样？他打量了我一眼，好似没有隐瞒地都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我。我所在的位置在二楼，厕所在一楼。当我想去厕所时，就请他帮忙给照看一下行李，他十分友好地点头同意了。

正好我们单位年后要招兵买马，招聘一批业务精英，返回时为了表达我真诚的感谢，便脱口而出说：“有意愿到北京去打工吗？我可以提供便利。”

他对我这个陌生人冷不丁唐突的如此问话，显得有些措手不及，不太淡定了，说话支支吾吾，眼神左躲右闪着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戒备，仿佛再说，我还没有想到去冒险。

我见此只好打住话题，他继续发呆，我继续看书，也为刚才的自作多情感到好笑。顿时想起元代马致远的《寿阳曲·江天暮雪》诗：“天将暮，雪乱舞，半梅花半飘柳絮”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人世间来一趟不容易，红尘中走一遭很艰难，唯有把相遇珍惜在心间。

当时针指向凌晨4点，大厅里依旧人头攒动。我在人群中溜达着，驱赶着睡神与寒意。银装素裹的窗外，仍然狂风阵阵，大雪鹅毛般地飘着。5点左右，我与雪同行，和冰共舞，终于坐上回家乡的长途车。

一转眼，多年过去了。我依旧由衷地感谢那场大雪，感谢兖州火车站，赐予我一段新鲜而又独特的体验和感悟，生命也因此变得精彩丰盈。

那年我的火车站之夜

北京 张廷赏

独家报道



清末王章已善经营，会理财，靠运粮河上的船只发家，后添办砖窑、鱼厂、面坊等置业。大儿学家娶妻张氏，婚后不几天因与村人打赌枪（掀）碌碡，硬硬地努起碌碡，却口吐鲜血，家中躺了几日，一命呜呼。

媳妇一直未改嫁，王家朱桥给她立了贞节牌坊。学安媳妇守寡的时日，公爹又丧妻，眼见公爹六七十岁的人啦，还能将百十斤的高粱袋从晒粮场扛到粮仓，就想张罗着给公爹提亲。

不久，王章已婚娶二十多岁的褚氏，生一男婴，取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中的两字，名天增，字学增。学增天资聪慧，不到二十岁就考得院试第一名，中了秀才。

秀才当家作主的时候，王家有耕地29顷，15亩宅基地，其中菜园2亩、收粮场5亩，三进院落，楼房33间，院墙还建起3座炮楼。大院

1943年铁道游击队秀才楼突围

图文 山歌

坐落京杭大运河之泇河段上游岸堤上，是铜沛闸一带首屈一指的富户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这座宅院成为铁道游击队流动的家，它距离临城6公里、沙沟7.5公里。农忙时节，游击队帮助收割庄稼、晒粮食，平时“昼住夜出”，活动在津浦铁路上。

1943年农历五月十三，即乡村民俗所称的“五月十三关公磨大刀”“大旱不过五月十三”之日，鲁南独立支队决定在秀才楼召开各大队、武工队负责人会议。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、副大队长王志胜到会，短、长枪各抽一个中队二十多名队员担任警戒。

据沛滕边县大队王墨山回忆，临城的鬼子日酋岩下刚上任，我方就给他来个下马威。岩下竟让“两面派”保长给我方送信，内容是双方休战，并且大大的友好。

边县大队经上级批准，彼此“讲和”了一段时间，这次开会布置与警卫也都稍显松弛。由于叛徒告密，本来午饭1点多钟继续开会，岩下带着百余名日伪军，乘汽车从北至南，又由南向北，悄悄包抄过来。

哨兵首先发现了敌人，中队长徐广田正坐在大门口过道上一听有鬼子，迅速掏出手枪冲出门外，朝正在堤上架机枪的鬼子兵还击，当场撂倒好几个。

此时，东、西、南三面受敌，铁道游击队两挺机枪扼守大门。战斗持续1个多小时，敌人用小钢炮往院子里轰。刘金山果断决定，让徐广田带领8名队员翻后墙，再翻越几家院墙，往西

北方向的青纱帐突击，消灭敌人，吸引火力。他们向着迎面的敌人猛扑过去，日伪军以为是全部人员，穷追猛打，与会人员趁机翻墙北撤。

分队长李文生冒着密集的子弹，掩护撤出来的干部安全转移，向着敌人的机枪，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掷中敌人时，倒在血泊中。机枪组张建富死守大门口之后，在胡同口阻击敌人时牺牲。射手张福贤身负重伤，被日本兵连刺12刀。紧靠秀才楼的曹氏循得枪响，把朝西的门窗才打开半扇，就被埋伏的鬼子兵开枪射杀。

当夜，鲁南独立支队决定发动沙沟西的群众，往沙沟站以南，扒了很长很长的一段铁轨。

我的老家离秀才楼不足两里路，常常耳闻游击队杀敌本领。有一年我回老家，巧遇原生产队队长徐相钊。他说起这件事，“秀才楼那次打仗，我才十来岁，站在咱村高高的沙堤头，都能听得见枪炮声，看得见火光。到了天快傍黑



的时候，徐广田领着一个队员，手里还提着枪来我家住。看到徐广田的头上胳膊上仍旧流着血，我倒是有惊，不过，他们那种勇敢和顽强的性格，我始终忘不了。”

①秀才楼主楼②大门口右侧留下的弹孔③大门

